

A portrait of Sherlock Holmes, played by Jeremy Brett, wearing his iconic black top hat and a dark suit with a white shirt and black bow tie. He is holding a thin, light-colored cane.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features faint, stylized architectural elements of a city, possibly London.

SHERLOCK HOLMES

ARTHUR
CONAN DOYLE

中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阿瑟·柯南道尔 / 著 胡中迅等 / 译

SHERLOCK HOLMES

ARTHUR
CONAN DOYLE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阿瑟·柯南道尔/著 胡中迅 等/译

中

朝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胡中讯译.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4.5

ISBN 7-5054-0980-8

I. 福... II. ①柯... ②胡...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9910 号

总 策 划 赵玉臣
文字总监 王 勇

执行主编 赵立民
美术总监 吴 琼

责任编辑 马 艳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刷 赵 岭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编:100044

电 话 (010)68433166(总编室)

(010)68413840/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字 数 1030 千字

印 张 59.625

印 数 00001—10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0980-8/G·0418

定 价 59.80 元(全三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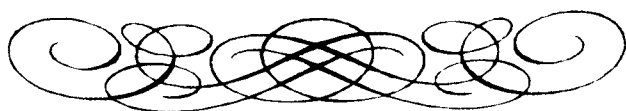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印刷厂调换

目录

新探案



病侦探	3
红圈党	13
魔鬼之足	25
潜艇图	36
石桥女尸	48
可怕的纸包	63
吸血妇	73
专制魔王	83
网中鱼	97
郡主的失踪	108
怪教授	119
为祖国	131
同姓案	140
堕溺护花录	149
白脸兵士	162
三角屋	173
狮鼠	184
幕面客	195
老屋中的秘密	202
棋手的故事	213



恐怖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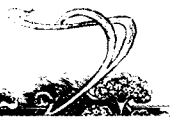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警告	225
第二章	谈话	230
第三章	勃耳司冬的惨剧	235
第四章	黑暗中	240
第五章	剧中人	246
第六章	一线曙光	253
第七章	疑团解释	259
第八章	少年旅客	266
第九章	身主	271
第十章	凡米赛三百四十一支部	280
第十一章	恐怖谷	287
第十二章	黑暗的时候	292
第十三章	危险	297
第十四章	陷阱	302
尾声		305

新探案







病侦探

哈德逊太太是福尔摩斯的女房东，她长期饱受福尔摩斯的牵累。不仅二楼一天到晚被行迹诡异的人侵扰，并且她这位房客怪癖的举动更让人受不了。他生性邈邈，又常常在深夜里弹奏乐器，有时在屋子里试练手枪，或做化学实验，让周围充满了危险与暴力的气氛。他可算是伦敦城中最为恶劣的房客了。

值得一提的是，福尔摩斯却非常大方，和他同住在这里的几年，算算他所出的租金简直可以买下这个屋子了。他行为虽然诡异，这位房东太太却也不敢太计较，并且还很喜欢他，因为福尔摩斯对太太们都彬彬有礼，虽然他不大信任女性，但还是非常有绅士风度。在我结婚的第二年初，那位房东太太忽然到我这里来，她把我这位朋友的病状告诉我，我知道她很关心我这位朋友，所以很留神地听她说话。

她说：“华生医生！恐怕他是不行了。他这三天病情恶化得很快，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活过今晚。我要帮他请医生，他又不准。今天早上，我见他两边颧骨凸出，睁着两只大眼睛瞧我。我一见这个样子，忍不住对他说：‘福尔摩斯先生，不管你答不答应，我现在一定要帮你请个医生来。’他说：‘那么，你帮我请华生医生来吧。’所以我就火速到这里来，请你去看看他。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听她说福尔摩斯病得如此厉害，我便急忙取了外衣、帽子和她同去。路上，我让她把详细情况告诉我。

她说：“先生，我也只知道个大概。听说他起初在路瑟立司办理一件案子，每日在河畔侦查，后来便得了这个病回来。星期三下午他就无法起床了，到现在还不能下床走动，并且有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天啊！你怎么不早些帮他请医生？”

“先生！他不许我请医生！他一向固执专制你是知道的，我怎么敢违背他？但现在的情况那么危急，只怕他在这世上不会长了。”

一会儿功夫，我便瞧见福尔摩斯了。那时正是十一月，雾气四罩，只有微弱的光照进这昏暗的房间。他躺在床上，仰着枯瘦憔悴的脸，我的心不禁凉了一截。他的两眼睁得圆圆的，好似发了高烧，两颊红红的，嘴唇黝黑，两只枯瘦的手臂在被上抽搐着，声音也是嘶哑颤抖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我刚进去的时候他还僵卧着，后来才渐渐地瞧见我，两眼无神，似乎很久才认出我。

他便说：“华生！我不幸之日到了。唉！我的命运不佳。”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微弱，但态度还从容。

“我亲爱的老友啊！”我边说边要趋前。他忽然高声叫道：“走！走！你快走！华生！你要是敢过来，我立刻撵你出去。”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我不要你过来，你难道还没听清楚吗？”



我暗想，房东太太的话不错，福尔摩斯近来愈加执拗了。可是一瞧他那种哀愤的样子，我心里更觉得惻然，便说道：“我很想帮助你，别无他意。”

他说：“真的吗？你听我的话就是帮助我了。”

“福尔摩斯，我哪有不听你的话？”这时他好像气消了。

“你没有生我的气吧？”我的朋友说话时不停地喘着气。

瞧他可怜的模样，我哪还能生他的气呢。

他这时又以嘶哑的声音说道：“华生，我叫你别靠近我，全是为你好。”

“为我好？”

“你知道我所害的是什么病吗？老实告诉你吧，这是苏门答腊的苦力症！这病荷兰人比英国人熟悉得多。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治疗的方法，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传染病，得了这种病，死的居多。”他说这话时心情好像很急躁，两手频频挥动，叫我不走近他。

“华生！你要是碰到我便会被我传染，你站远一点吧。”

“天啊！福尔摩斯！你以为我这时还会有什么顾虑吗？就是素不相识的人我也不能坐视不管，何况是老朋友！”

我正要再往前近，他马上又怒目喝止我说：“你静静地站在那里，我才要和你讲话。要不然，就请你走出我这个屋子！”

平常的日子我被他特殊的才能折服，他有所命令，我心中虽不怎么了解，也会服从。但看病是我的职业，我是一个医生，不能听从病人。

我说：“老朋友！我想你病得失却了本性，本来病人就好似小孩子一样，我现在就把你当小孩子对待。我不管你心中愿不愿意，我一定要诊治你的病。”

他怒目灼灼地瞧我说：“若要请医生，也要请一位信任的人。”

“那么，你不信任我吗？”

“从友谊上讲起来，我很信任你。但事实就是事实。华生！我想你还是一个普通的医生，经验既有限，学识也不足。我现在说这话，心中很觉抱歉，但这是你逼我的。”

我听他这样说，觉得受了很大的打击，便说道：“福尔摩斯！你说这几句话，足见你的思绪纷乱已极。你既不信任我，我也不敢自居，我去帮你请杰斯·伯米格勋爵，或请潘罗司·菲休来；再不然，另请伦敦最著名的良医来也可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接受医生的治疗。你若以为我只会站在这里见死不救，那你未免太不了解你的朋友个性了。”

他叹了口气道：“华生，我很感谢你的好意。你允许我批评你在医学上的缺点吗？我且问你，你知道达巴奴里的热症吗？你知道台湾的黑死病吗？”

我说：“这两种病我倒不知道。”

我的朋友又说：“华生！在东方诸国还有无数奇疾和无数不可解的病理，我们都不知道。”

福尔摩斯每发一语，便作一停顿，好似要积聚他虚弱的力气似的。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道：“近来因侦查案情常常接触与医学相关的资料，所以那些疑难杂症，我也知道一点。就因为我研究得太投入，结果自己就害了这病了。唉！华生！只怕你也救不了我。”

“我自己或许能力不够，但我却认得恩思屈理医生。这位先生是治热带诸症的权威，此刻恰在伦敦。福尔摩斯，你就是不许，我也决定去请他。”

说完这话，我便毅然向门口走去。



这一次我的震惊却是从所未有的。他一个垂危的人，竟像老虎一样一跃而起，直冲向房门那边，只听见咔嚓一声，他把门锁了。因为一时过分用力，他已气喘不已，随即便跟踉跄地回到床上，躺下不动。

他说：“华生啊！你不至于用强力来夺我的钥匙吧？请你暂时留在这里，稍安勿躁。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现在让我休息一下，此刻正好是四点钟，到六点钟的时候，我便放你出去。”他说完话，又喘息不已。

我说：“福尔摩斯，你简直是疯了。”

“华生，不过两个小时罢了，我已经答应你六点钟走。稍等一会儿，你心里不至于不快吧？”

“既然你不许我走，我也没有办法。”

“华生！我很感谢你的关心。这被褥我自己能料理，无须你帮忙。你只须远远站着，不要乱动就是了。华生！你要请医生为我治病，我也很愿意，只是这医生我要自己选，不要你推荐。”

“请吩咐。”

“好！你到我屋子以来，只有这一句话最顺耳。感谢你的体谅，这里有许多书，你可以自由阅读。我已经觉得很疲劳了，很想略为休息。唉！我不知如果一个电池传电给一个不良导体的器具中，会是什么感觉。华生！你现在且别说话，到了六点钟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谁知还未到那时候，他又教我吃了一惊，和刚才锁门阻止我的情形一样。起初我站在那儿，注视他所睡的床，只见他用被子蒙着头，好像已经睡着了，我也没有心情瞧他房间里的书，便慢慢地在屋中踱来踱去。我瞧见他房间四壁所挂的都是著名罪犯的照片。我到了火炉架前，架上乱七八糟的放着烟斗、烟袋、注射器、铅笔、小刀、手枪、子弹及其他零碎东西，其中还有一个黑白相间、制作精致的象牙小盒子，盒盖似乎已被打开。我取在手里正要展玩，猛听见福尔摩斯失声的喊叫。

他的声音尖锐，简直可以传到街上。我听了，不由得浑身冰冷，毛发直竖。回头只见他一张抽搐的脸，发狂吓人的眼睛正对着我。我呆坐不敢动，那个盒子仍在我的手中。

他大喊道：“华生！快放下！快放下！快放下这盒子！”我只好仍旧将这盒子放在火炉架上。他才放心仰着头倚在枕上，舒了一口气，好像如释重负一般。后来，他缓缓向我说道：

“华生！我生平最恨人家擅动我的东西，你该知道的。这件事，你违背了我的意愿，使我再也不能忍耐了，你是一位医生，难道要把你的病友逼入疯人院去吗？你先坐下，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这件突如其来的事，使我心中很不高兴。我瞧着他无缘无故的发怒，而且出语粗野，与他平日的温文儒雅相去甚远。在这上头，就可以瞧得出他的心绪已非常混乱。一个人的心，多么宝贵？他竟病到失了心，怎不令人痛惜？我想到这里，觉得很伤心，只能盼望六点钟赶快到，那时就可以出去为他请医生。福尔摩斯也和我一样时刻注意地看着时钟。还没到六点钟，他又呈现那种兴奋的状态了。

他说：“华生！你的钱袋里还有零钱吗？”

“有的。”

“有银币没有？”

“有很多。”



“半个克郎的还有多少?”

“共有五个。”

“华生! 这太不幸了, 数目太少了。你把这钱放在你的表袋里。其余的钱, 就放在左边的裤袋中。这样, 左右的重量才平均。”

我听了他这奇怪的话, 更加觉得他已经心绪混乱, 在胡言乱语。他说完后, 颤抖起来, 然后发出一种似颤抖似咳嗽的声音。停了一会儿, 他又说道: “华生! 谢谢你! 百叶窗无须放下, 所有书札及文件, 请你帮我放在附近的桌上, 好让我方便拿到, 劳你帮忙, 我心中很感激。火炉上的杂物, 也可以和书札文件搁在一起。好, 华生, 这样我很满意。架上有一个糖钳, 请你用钳子夹住那一个象牙小盒, 放在那些文件里面。你办得很妥贴, 很好! 很好! 现在请你出门, 帮我到下柏克路十三号, 请克佛登·史密司先生来。”

但是这时我已经不怎么想去请医生了。因为我目睹福尔摩斯狂态毕露, 我深怕一离开, 他就会陷入危险的状态。可是他这时心情迫切, 一定要请这一位医生, 正如刚才阻止我请医生同样的固执。

福尔摩斯道: “华生, 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也是意料中的事。就算你知道了, 也会惊讶。这个世界上熟悉我疾病的人不是医生, 而是一位种植专家。那位克佛登·史密司先生其实是苏门答腊一位著名的流亡贵族, 此刻恰巧来伦敦游玩。听说从前在他种植区内也曾发生这种疾病, 有人害了这病, 却无法得到适当的医疗救护, 他不得已就自己尽力地研究, 不久却很有心得。这个人做事很有条规, 事事按着他预定的时间做, 不能有一点儿差错。刚才我不许你六点钟以前去, 实在因为不到六点钟, 他一定不在屋内。现在你去, 大概可以见到他了, 如果见到他, 一定要恳求他来。我们得靠这位大种植家, 用他的研究心得来诊治我这种病。实际上这对彼此都有好处。他也可以用我的疾病, 试试他的发明, 这也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事。我想这人一定能够救我。”

福尔摩斯说话的时候, 语气好似想强要连贯, 但其实他说这几句话时, 屡屡喘息着, 呼吸也很困难, 两手紧紧地握着拳头, 确实很痛苦。经过这几小时, 他的病情更严重了。他脸部因为发热而产生的斑点, 更加明显了, 他的眼神非常可怕, 额头上直冒冷汗。可是他那副刚劲的脾气却还未变; 就算到了最后一口气, 仍想保持主导的地位。

他又对我说: “你见了他, 把我这时的情况一一告诉他。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也可以告诉他。你可以说, 我快要死了, 而且还发了疯。唉! 我却不懂得为什么海底不是一块坚硬的牡蛎所结成的, 这东西生殖力很强。华生! 我刚才说了些什么话呀?”

我说: “你正告诉我, 应该用什么话告诉克佛登·史密司先生。”

“唉! 是了! 我想起来了。我的生命, 全靠这个了。华生! 你一定要恳求他! 因为我和他已伤了感情。华生! 你知道他有一位侄子突然惨死吗? 我怀疑这是他所做的事, 他防着我知道他的秘密, 心里就顾忌我。华生, 你这一次去, 要先平了他的气, 再慢慢地哀求他, 必须让他来, 只有他能救我。”

“我一定会把他送进马车里, 载他一起来。”

“这却不行。华生! 你只要婉转地请他答应就好了, 你先回来, 你可以找借口不和他同来。华生, 你记好了! 别弄坏了我的事! 从前你帮我从来没有出过岔子。世上自然有某种天敌, 限制生物的生殖。——华生, 你和我曾经一同尽力, 这时你忍心看到这个世界被牡蛎所盘踞吗? 唉! 你决不要怕呀! 华生, 您该知道我的意思。”



这时我好像是一个傻子，茫然不知道什么意思，只觉得他这一席疯话，在我的胸中憧憬往来。他这时便把钥匙拿给我，我心里反倒安慰，他刚才拘禁我，此刻却把钥匙交在我手中了，我把他锁在屋子里。从房间出来，我便看见哈德逊太太在走廊上，她一面颤抖一面哭。可是福尔摩斯狂歌的声音，又从房间内传出来了，声音很清朗，不过中气却似不足。我也不去管他了，急急下楼出门想要叫车，停了一会儿，忽然瞧见一个人从雾中走来。

这人问我说：“先生，福尔摩斯先生的情况怎样了。”我细看这人，认出他便是苏格兰场的警探长毛登，穿了便衣，没有着制服。

我答道：“他病得很厉害。”

毛登不经意眨了眨眼睛，向我直视。我借由门上小窗中的灯光，瞧见他的表情，他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他说：“我听说他病得很厉害。”

这时我所叫的车子来了，我就向他道别。

下柏克路是在诺廷希尔和肯辛顿之间的交界上，有很多华丽的房子，整排都住着富人。而我所要找的这座屋子，外观更是壮观肃穆。门外的铁栏古雅，门很大，门框是铜制的，烁烁发光。我上前叩门，门开了，有个仆从从淡红色的灯光中出来，表情很严肃。

那仆人说道：“华生医生！克佛登·史密司先生在里面。我可以替你拿名片去通报他。”

但我的名气不够，职衔又低，似乎不足以打动克佛登·史密司的心。一会儿，只听见锐利的声音，从半开的门透出来。

“这人是谁？到这里来做什么？师丹博尔司！你是怎么搞的？我不是多次告诉你，我读书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来打扰吗？”

仆人好像想与他争辩，但声音却很低柔。

“师丹博尔司！我很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的事。你可以出去告诉这个人，说我不在家。如果要见我，请他明天早晨来。”

这时候仆人柔和而低的声音又响起。

“你只要把所说的话告诉他，叫他明天早晨来，否则便请他离开这里。我有我的事，不能因此被耽误了。”

我想起福尔摩斯这时辗转难眠地躺在床上，像恭候他的死神来临。我一定要尽力帮助他，也许，他的生命不可以留住。想到这里，我也不管入门时的什么礼节了。我闯了进去，直奔到他的书房里。

这时传来一阵愤怒的呼声，那人从火炉旁边的椅子上跳起来。我见到那人有大黄色的脸，皮肤粗而油腻，下巴重叠且阔厚，两只含怒的眼睛，从那浓密的眉毛底下瞧着我。他的头顶已秃，斜戴一顶吸烟时戴的小绒帽，露出一部分帽子的红边。他的头颅很大，但我看到他的身体时，却不禁诧异。他的身材瘦小又驼背，似乎他在孩提时患过软骨病。

他高声问道：“什么事？你这样闯进来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教人传话，约你明天来见我吗？”

我说：“我很抱歉。但这件事是不能耽搁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我朋友的名字，对于这个瘦小的人，竟非常有效力。他脸上的怒色忽然间竟完全消失，反露出一种兴奋的样子，问道：“你是从福尔摩斯那边来的吗？”

我说：“我刚从他那里来。”



“福尔摩斯有什么事？他现在怎样？”

“他病得很严重。我就为着这事来的。”

那人指着一张椅子叫我坐下，他自己也坐回他的扶手椅上。当他转过去时，我从炉边的镜子里瞥见他的表情，我看见他的脸上露出一种阴险可怕的笑容，但他回头的时候，却变成焦虑的神情。因此，我暗忖他刚才的笑容，必是因为受震惊而牵动神经所致。

他说：“这消息让我很不安。我和福尔摩斯先生虽只因某种事情接触过几次，但我对于他的才能和品性却非常地敬重。他是一个犯罪学上的专家；我则是病理专家。他抓社会上的坏人；我则抓病菌。你瞧！那些都是我的监狱啊！”

他说时便指我旁边桌子上的瓶瓶罐罐，又继续道：“这些胶液都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害菌，此刻正在那里服刑呢。”

“福尔摩斯先生想要见你，就因为你医学上有特殊才能的缘故。他非常佩服你，并认为在伦敦城中，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帮他。”

那瘦子震了一震，他那时时髦的吸烟小帽，竟掉到地板上。他问道：“什么？福尔摩斯先生怎么会认为我能够帮助他呢？”

我说：“因为你懂东方疾病。”

“但他怎么知道自己所患的病是东方病呢？”

“因为他在执行职务的时候，曾在码头上和那些东方水手们一块儿工作过。”

克佛登·史密司先生微微笑着，又把他的吸烟小帽捡起来，说道：“唉，当真如此吗？我想你猜的没错，那么说很严重了。他病了多长时间了？”

我说：“大约三天。”

“他说过胡话吗？”

“经常说的。”

“呀！呀！这当真很严重了。如果不答应他的请求，未免太狠心了。华生医生，我最恨有人打扰我的工作，但这件事应该做例外，我可以立刻同你一块儿去。”





我记起了福尔摩斯的叮嘱，便说：“但我还有其他的约会。”

他说：“好，我可以一个人去。我已经有福尔摩斯先生的地址，我向你保证，至多半个小时，我一定到那边。”

我回到福尔摩斯卧室的时候，心中惴惴不安，因为我怕在我出外的时候，他的病势加重。不过这短时间的离别，他的情形似乎有些好转，我才稍觉放心。他的脸色仍旧像死灰一样，但那昏迷的神情却已不见，他说话的声音仍非常微弱，但已像平时那样的清楚而有条理。他问我：“华生，怎样？见到他了吗？”

“见过了。他马上来。”

“佩服！华生！我佩服你！你真是一个最好的使者。”

“他要和我一块儿来。”

“华生，那当真不行的。这千万使不得的。他问过你我患什么病吗？”

“我告诉你你的病是从东方水手中传染而来的。”

“是啊！华生，你已尽了一个好朋友应尽的责任了，此刻你可以离开这里了。”

“福尔摩斯，我要在这里等，听他对于你的病情的分析。”

“你的关心我知道，但我料想，若没有其他人在旁，他的意见也许可以表示得更切实而有价值些。华生，我的床背后有一间小屋，你不妨进去躲一下。”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

“华生，不得不如此了，我没有别的办法。这一间小房间虽不是专用做藏身的，但你躲在那里，却也不致使人产生怀疑。华生，我请你就这样办吧！”他忽然坐直了身子，惨白的脸上，露出紧张的表情。

他又叫道：“车子来了！朋友，你如果爱我，请快些藏在后面。你也不要从中干涉，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只能旁观。有没有听到？你不要说话！也不要动！你只能用你的耳朵静听。”说到这里，他紧张的神情忽又消失了；他急切而有力的语调，也渐渐地降低，变成一个半昏迷的人的喃喃自语。

我急忙走进那藏匿的地方。这时我已听见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接着，又听见卧室门开关的声音。我忽然有些惊奇，室中反常地完全静下来，只听到病人呻吟似的喘息，我料想，这时候我们的那位来客一定静立在床前，俯视着床上的病人。过了一会儿，那奇怪的对话方才开始。

来客叫道：“福尔摩斯，福尔摩斯！”他的声音好像在唤醒一个睡着的人一般，一会儿又继续道：“福尔摩斯，你听不见我的声音吗？”我听到一种震动的声音，好似有人正按着病人的肩头，很粗鲁地摇晃着。

福尔摩斯低声道：“史密司先生，是你吗？我实在不敢奢望，你竟会到这里来。”

来客大笑道：“我也想不到的，但此刻真的来了。我是以德报怨——福尔摩斯，以德报怨啊！”

福尔摩斯道：“这真是你的好意，你实在是可敬的。我很佩服你的才智。”

我们的来客微笑答道：“你应当佩服我的，并且在伦敦，只有你一个人佩服我的。你可知道你患的是什么病吗？”

福尔摩斯道：“一样的病。”

“啊！那么，你已经知道症状了？”



“我完全明白。”

“福尔摩斯，你会明白此病原是不足为奇的。如果是同样的病，我也不觉得奇怪。不过你的病如果当真就是这病，那你就没有希望了。那可怜的维克特本是一个强壮活泼的少年，但只有四天的功夫便死了。这真像你说的，他在伦敦城中，竟会得到这样的亚洲奇病，实在是有些奇怪的。我对这种病有专门研究，福尔摩斯，这真是奇怪的巧合。你能认识这个症状，可见你很聪明。但你对于他得病的原因和病情的发展，却未免说得太鲁莽了。”

“我知道这是你弄出来的。”

“噢，你知道了吗？但无论如何，你没法证实。试想，你先前在外面说我的坏话，现在危急了，却又来哀求我。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呀？”

我听见病人的呼吸声音越发急促，他喘息着说：“给我些水！”

“我的朋友，你的生命就到末期了。但在对你说明一切以前，我还不愿让你就这样死去，就给你些水。水在这里，不要拨翻！没事了，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福尔摩斯呻吟着，低声说：“请你为我尽一些力吧。已往的事，让它过去吧！我愿意把我脑中所记的话忘掉。我发誓，我一定这样做，只要你设法医好我，我一定把这事忘掉。”

“忘掉什么呀？”

“就是维克特·赛凡奇的死因。你刚才已承认是你弄出来的。但这件事，我一定会把它忘记。”

“你记得也好，忘记也好，随你便。我是不可能再见到你站在证人席里了。好，福尔摩斯，我确信你不久就要进棺材了。你对于我侄子维克特的死因虽然清楚，但我却不用担心。此刻我们不必谈他，就谈你的事好了。”

“正是，正是。”

“刚才那个来叫我的人——我已忘记他的名字——告诉我，你的病是从伦敦东部的水手们传染而来的。”

“我只能想到这个原因啊！”

“福尔摩斯，你不是认为你的头脑敏捷吗？也常自以为是聪明人吗？这一回你却碰到了一个更聪明的人了。福尔摩斯，你现在回想一下，你难道想不出你的病还有别的来源吗？”

“我当真想不出，我已没有思考能力了。请你看在神的分上，帮我一下吧！”

“好，我可以告诉你，你到了什么地步和为什么会落到这地步的。我希望你在断气以前明白这点。”

“请你给我些什么东西，止止我的痛。”

“你觉得痛吗？没错，那苦力们在临死以前往往要惨叫的，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痉挛作痛的感觉？”

“正是，正是，的确有些抽搐。”

“好，但无论如何，你总还能听到我说的话。你听着！你回想一下，你在生病之前，有没有发生什么奇特的事情？”

“没有，没有。”

“再想想！”

“我病得不能够再思考了。”

“那么，我帮你。你是不是曾从邮局中接到什么东西……”



“从邮局里吗？”

“是啊。有一个小盒子。”

“我要晕了，我要死了！”

“福尔摩斯，听着！”这时，我听到这个人似乎正用力摇动那垂死的病人。我竭力自持，让自己静躲在藏匿的地方。他又说：“你必须听我说话，你总还可以听我这一句话。你还记得有一个象牙的小匣子吗？那匣子是星期三寄来的。你接到以后，就将匣子揭开了。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我的确开过那个匣子。匣子里面有一个强力的弹簧，这分明是有人和我开玩笑。”

“这不是玩笑。现在你已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你应该知道这不是玩笑事了。你这傻子！谁叫你自讨苦吃，现在你已吃着了苦头吧。谁叫你来干涉我的事呢？如果你不妨碍我，我自然也不会来害你了。”

福尔摩斯边喘边说道：“我记得了。那个弹簧！那弹簧竟能让人出血！这匣子此刻还在桌子上呢。”

“啊，就是这匣子。我想这匣子还是让我带走吧。这样，你最后的证据也没有了。福尔摩斯，你已明白这事的真相了，你在瞑目以前，也已知晓你的确是我所杀死的。因为你对于维克特·赛凡奇的死，知道得太清楚了，所以我特地让你也尝尝这滋味。福尔摩斯，你的死期近了。我可以坐在这里等你断气。”

福尔摩斯的声音低弱得听不到了。

史密司道：“干什么？你要把煤气灯开亮吗？唉，也好，天色已暗下来了。好，我帮你开亮了灯，也可以让我把你看得更清楚些。”他走到对面的墙边，房内的灯光马上明亮起来。

他又问道：“我的朋友，还有别的我可以为你效劳的事吗？”

“请给我一枝纸烟，和一盒火柴。”

这时我几乎要高声欢呼。他的声音虽然仍有些微弱，但这分明就是他平常的声音。室中又静了一会儿，我觉得那克佛登·史密司正站着看我的朋友，好像也很吃惊。

最后我听到他发出一种干涩的声音，说：“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说：“这样爽快得多，哈！哈！我好像听见我朋友脚步声了。”

脚步声已到了门外，接着门开了，警探长毛登走进来。

福尔摩斯说：“一切都备齐了。这就是你的罪人。”

那警探照例要宣布对罪人的处分，最后，他说道：“现在我要以谋杀维克特·赛凡奇的罪名，正式逮捕你。”

我的朋友忽然笑着说道：“你还可以再加他一条——谋杀歇洛克·福尔摩斯未遂罪。侦探长，这位克佛登·史密司先生，为了体恤一个病人，竟好意地开亮了煤气灯，发出我们的信号。且慢，这犯人右手的衣袋中，有一个小匣子，你先把它丢掉。谢谢你，但如果我是你，取此匣时一定要谨慎些。你把这匣子放在这里吧！到了审判的时候，这匣子还要出场呢。”

这时忽然有一阵争夺且惊乱的声音，接着，又有金属的触击声和人的呼痛声。

那侦探长说：“这样只能让你自己受伤罢了，你可以站好吗？”

于是手铐喀地扣上了。

那人愤恨地道：“好一个圈套！福尔摩斯，这一着只使你自已受罪罢了，却不能使我受



罪。你请我来医你的病，我因为哀怜你，就应约而至。此刻，你一定要造出些谎言强指是我说的，以便印合你昏迷的疑心。福尔摩斯，你尽可以随意说谎，须知我的话也和你一样有信用的。”

福尔摩斯大声道：“天啊！我竟完全忘记他了。我亲爱的华生，我实在一千个对不起你，我竟忽视你这么久。我想不必再为你介绍这一位克佛登·史密司先生了。我知道今天午后，你们已经见过面了。你的车子还在下面吗？等我穿好了衣服，我同你一块儿去。因为我还必须往警察局里走一趟呢。”

一会儿，福尔摩斯已整理完毕。他喝了一杯葡萄酒，又吃了几片饼干后，精神果然就恢复了。

他说：“这样的事，我不愿再干。你知道我的习惯是和人家不同的，所以这种假装的功夫，对我并不见得怎样困难。这件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让哈德逊太太觉得我的病是真的。因为我要从她身上让你相信；再从你的相信传给史密司先生，我的计划就成功了。华生，你不会因此恼怒吧？你要知道在你的许多才能之中，‘作伪’一点，实在是你所缺乏的。你如果知道了我的秘密，那就不能够使史密司感觉到事情的危急，然后亲自到这里来了。引他到这里来，就是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点。我知道史密司的个性，如果没有疑点，他一定会到这里来瞧瞧他自己的成绩的。”

我说：“福尔摩斯，但你的惨白面容又是怎么回事呢？”

“华生，一个人禁食三天，当然不会有多好的气色啊！除此之外，只要用一块海棉，就都可以伪装完成的。若用些凡士林涂在额上；点些莨菪汁在眼睛里；加些胭脂在颧骨上；又敷些蜜蜡在嘴唇上，结果便很成功了。此外，有时说几句半克郎、牡蛎和其他的奇怪话，那就更像一个昏迷的人了。”

“原来如此，实际上你的病是不会传染的。但你又为什么不许我接近你呢？”

“我亲爱的华生，你还要问吗？你当真以为我不佩服你的医学才能吗？你见到一个垂死的病人，虽然十分虚弱，但脉搏既不加速，体温又不升高，这岂能瞒得过你？但在四码以外，我却可以骗得过你了。如果我当时瞒不过你，如何能把史密司引到我的手掌中来呢？华生，还有那个匣子，我实在是不敢碰的。你只需从那匣子的侧面细瞧，便可见里面有一个强力的弹簧，只要盒盖稍一打开，那弹簧便会像毒蛇的牙齿一样穿出来刺你。我敢说赛凡奇因为阻碍那个恶魔继承一笔巨产，因此被他设下毒计害死。你知道我的通信数目很多，种类又不一样，因而我对于寄来的包裹非常谨慎小心，我接到了那盒子，立即明白他的用意。因此将计就计，让他因惊喜而招认。后来我的计划果然成功了，那都是你亲眼所见的。华生，谢谢你。请你帮我把外套穿上，待会儿到警察局里把事情办完后，我们一起去到辛普森餐馆去吃些有营养的东西，这实在是不可缺少的。”